登科記考

大興徐松

唐則天順聖皇后

證聖元年乙未

正月辛巳改元舊書本紀新書本紀

丙申夜明堂災庚子以明堂災告廟手詔曰朕君臨紫極撫育蒼生實該有識之流爲啟無疆之福神宮之後式建尊容頃緣內作工徒徧火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朕昧旦憂勤不遑寢食慮殷至道未副天心內省厥躬伏增負愧眷棘署衆僚庶尹宜竭迺誠各揚其職內作工匠可即放還刺史縣令風化之首宜矜恤縈寡致

勸農桑均平賦役省察姦盜里閈妖訛尤當禁止遐近寃訟令早決斷見禁囚徒速爲處分老病之色征鎭之家亦令州縣加意撫存諸作非要切者量事宜停所司供進之物並宜節減其長才廣度沈跡下僚據德依仁韜聲幽閉懷輔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京官職事五品以下及刺史上佐縣令量各準狀薦舉仍遣內外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正議無有所隱 舊書本紀 文苑英華

策進士問卦分江使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衍禮樂而齊鶩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競有慚屑玉之化無異雜鉛之

貧請用於火恐招博奕之譏將扇其風復爽戈旲之義二一塗交戰一為解環百兩之篇孰明其善七分之術孰著其能誰求天下之書誰決冢中之籙識二一簡者何子觀凹轍者何人京兆耆舊之篇起於何代陳留神仙之傳創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人之記儻無談於雕棘將有鷹於拔茅 文苑英華

策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問四岳疇庸義和代掌其任九官命職稷禹不易其能逢化運以康時籍功深而成務洎乎嬴劉以降曹馬承流羣為官以擇人直循資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事或一日而致九遷遂開趨競之門莫守代工之美國家網羅羣彥驅策時

英其政洽於至和其人習於太古今欲削漢魏之遺法復堯禹之遺圖能其事者永守其官稱其職者不遷其任增秩賜爵用中勸善之規金帛璽書載表優賢之義變通之理尚或多端用捨之途佇聞良策　文苑英華

九月甲寅親祀南郊改元爲天冊萬歲　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進士二十二人　登科記證聖元年不貢舉延載二年進士二十二人按證聖元年即延載二年登科記誤　按文苑英華載書史百家策問當是此年試題

賀知章　舊書文苑傳賀知章會稽永興人舉進士　唐才子傳賀知章字季眞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

許南容　見文苑英華

李令琛　見文苑英華

孫嘉之　舊書文苑傳孫逖父嘉之天冊年進士擢第　孫逖宋州司馬先府君墓誌銘府君諱嘉之魏郡武水人垂拱載初之際始爲洛陽縣尉

闕下極論時政言多抵忤所如不合遂投迹太學託名常調天冊中以進士擢第與崔日用蘇晉俱爲考功郎中李迥秀所僥賞顏魯公孫逖集序父嘉之以詞學登科

崔日用 見上舊書本傳滑州靈昌人進士舉崔祐甫齊昭公集序弱冠鄉貢進士擢第以開元十年年五十推之是年二十三

蘇晉 見上舊書蘇珦傳子晉弱冠舉進士以開元二十二年年五十九推之是年二十

超拔羣類科

賀知章 新書賢才子傳皆言知章以證聖年出舉進士超拔羣類科證聖惟一年是此年有是科

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

張漪 冊府元龜作張河文苑英華作張倚注云登科記作漪按漪爲東之長子見東之傳及漪墓誌　唐會要亦作漪

上書拜官

成敬奇 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成敬奇有俊才天冊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命王

勑試之授

校書郎

知貢舉　李迥秀舊書李大亮傳迥秀累轉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才甚寵待之掌舉數年

許南容對策曰夫皇王範物經籍訓人澆浮之說漸列文質之規斯變故九流異軫百氏齊鑣枝分葉布千門萬戶雖復言有踳駁理或叢殘時招屑玉之譏乍起雜鉛之議妨工或善招惡寖違比夫羣岳參差各有蔽虧之勢衆川浩蕩俱資潤澤之功且夫三代之道未能無弊六經之教尚皆有失其於子史何獨尤之若以失而便廢則書禮之法可捨短而從長去泰而除惡咸用於火竊未為得各言其志亦何傷乎乃好尚不同撰述各異並流鉛槧咸著

蓬山京房惟善於七分張翰心明於百兩術助決冢中之錄陳農求天下之書識二簡者嚴微觀四轍者周穆京兆者舊光武創其竊陳留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鴻作逸人之傳劉向修孝子之圖斯並賢者傳之不朽謹對文苑英華

李令琛對策曰日月經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畎澮資其廣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軸況乎六經既出百子並鶩萬卷五車七略四部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之寶嘗有求書之官遠探禹穴近闚汲冢之文具修蠹簡或陰陽不謬朱紫自分仲任鑽殘之譏並非通論稚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

以發夷加之窮截敢申直筆以懲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善
七分之術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荀勖決冢中之策讖二篇
者東晳觀四輈者穆王京兆者僧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
起自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謹對 文苑英華
孫嘉之對策曰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
以興典謨斯起卽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周宣父挺生刪詩書
而反爲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竅啟蒼生之耳目
洎乎尼山落構梁木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起於是墨承清廟道
繫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進能於千樹孫武綱其術略家以

抵其隳刺葛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之秘楊託思於仝性鄒
銳想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尹文亦流於名實呂韋博識撼
懸市之文鬼谷多才發初飛鉗之作自茲以後其流甚繁雖云有
異於微言亦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襃拒政刑或富國成家
或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
章之隆藪故馬遷修史列之九流班固敘書著之七略今欲議其
刪削語以芟夷便是絕學者之多聞爽國家之廣略學雖不敏未
敢從命謹對文苑英華 按今本脫名據永樂大典引補

張淌對策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以

后王化之以師長用人弗及私昵建官惟在賢才夫難知非獨在於今日故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自生人以來有國之主莫不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義百王不能易也是知賢人君子國之所急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得其賢臣所以成其教化虞其基業也逖觀歷代聖王之求賢哲也義匪一途或精選以取之或降訪以得之有管之經載而始獲有求之不日而便至遲速之禮雖異輔弼之職不殊黃帝勞於夢想而感力牧誠之至也唐堯務於疇咨而致夔能訪之審也至唐虞之黜陟幽明三載就績夏禹之顧眄空谷七起成名殷宗託夢

於傳巖姬文遊心於渭水此六君者可謂勤於求賢而善於用人
也故能使元凱就績申甫登朝道濟五臣功宣十亂康哉作誦喜
起成歌人無險詖之情代有雍熙之樂由庚入詠天保爲詩下應
報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祿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績其凝此
之謂也斯並政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質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
代人爵攸宜浸久化以澆訛寖深功而妄宇宙暨戰國之代王
道寖微各佇英賢或雜或霸楚襄勞持金之聘燕昭躬擁篲之禮
空闡僭號之議未覩昇平之業雖桓公之有仲父晉侯之獲趙文
委任責成共登霸道唯勤鬬爭之理不務消和之績而動乖王度

舉遵帝典故五尺童子恥之不論況所由巖凝何其卑也秦皇不仁虐亂是極儒生塡於坑穽詩書滅於烟火忠貞淸白以爲徒苦諂佞邪媚謂之至公卒以覆亡爲後代誡實由遠賢近佞使之然也漢高祖雖不好儒然亦任用英傑登壇而禮韓信擢洗而迎酈生委蕭曹以股肱寄張陳以社稷至孝武之代儒學漸該探董仲舒之策始令郡國貢舉於是賢良方正之士霧委雲集其兒錯公孫宏匡衡蕭望之韋並繼踵而至故當文景之代號爲得人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所以寧者亦士之力也光武仗吳鄧以立功任賈寇以起事拔奇取異決自於心爰至顯宗中興於茲爲盛

由此而兩漢之代數百年間涉正黜邪襃善貶惡雖不襲唐虞之法亦去煩殄亂幾乎大成矣逮獻靈之際姦滑縱横升必以財進不由道於是縉紳潔白之士疾之若讐乃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乃至懸爵而賣之列僞而爭之守正道者以爲陸沉由斜徑者謂之知變衣冠爲之失序賢哲由是潛藏遂使社稷喪亡後嗣殄滅悲夫此伐檀所以興刺麥秀所以勞歌無他故焉賢人不得進也及乎當途啟運與午開基陳羣制九品之條劉毅興八損之難故曹羲疾其闊遠孫楚以爲鬼錄遂令權要歸於中正威福去於天朝臧否任情品藻

乖次宋齊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賢罕聞稽古棟樸剛折惟見陵夷既同自鄶之譏詎勞更僕之說聖上覽百王之得失立萬代之規模大開舉爾之科廣陳訓迪之典用與不用賢否各稱其能材與不材輪角並當其任小人去位疾之猶若寇讎君子盈朝求之恆如不及故得百僚無濫九有昇平不聞濡翼之譏永絕爛頭之誚仲長亡越級之論賈生無譏下之悲今欲遠服堯禹之蹤近棄劉曹之法增秩令其永任錫帛許其不遷使官不易能職遵代掌雖優賢之義有所會通而隨時之談或恐未可何則太古敦樸務靜人希教樸則易淳人希則易理故不勞而功可就今聖明撫運

俗阜才多俗阜則事煩才多則理劇必資明哲獨任不以避嫌但
使委得其人數遷何妨化理如其用失其理久任豈廢功虧愚管
所窺以爲如此大體期於不濫所務在於得賢苟遵此途未知其
可謹對文苑英華
天册萬歲二年丙申
臘月甲申封神岳改元萬歲登封通鑑
三月丁巳新明堂成改元萬歲通天通鑑
策應封神岳舉賢良方正科問隆周御歷多士如林揚己露才干
時求進甯知媒衒之醜不顧廉恥之規風馳景軼雲集霧委擾袂

於選曹肝衡於會府吏員仍舊人物實繁優游碧於退飛聲塌疲
於點額量能受職無闕以供料官列位擇才斯衆欲令九流式敘
一藝不遺佇聞芳話宏茲盛烈且夫署行議年殷姬取人之道門
調戶選魏晉持衡之術因宜適變何者為先道第一　問唐鈞關柝

之流鳴雞吠犬之伍集於都邑蓋八萬計然則人無求備物各異
宜十哲殊科八能異術咸資對策則縡襟之器或沈必俟公求則
許郭之才難遇選賢取士應有良規道第二　問至於衢室總章重
屋陽館姬氏明堂之制炎靈汶上之規三雍五室之名清廟容臺
之日蔡邕之論袁準之談庶幾槩省之儀倘資是非之說咸宜詳

將以判羣疑第三道
文苑英華

重試崔沔策一道問不其才難於今所嘆知人未易自古病諸以貌取言既其不可觀辭考度又或非宜故皇帝詔問有司深發公孫舉之於天子晁錯褒然為孝廉賢才訓迪其道宏多歷年所茲率典常國家謁報上元殷禮中岳降非常之制求希代之賢將以潤色雲封增輝柴燎龍門既陟方縱鱗於巨壑鴻干斯漸忽垂翅於風路良由夢石之木猶參杞梓之行冠玉之姿尚忝琳琅之序吏令憲府再撫詞林承戚鉞之明威依龍泉之斷割其何以舉秀長楚衙詞衆好辨是與非懲愆窒欲聊耳陳事冀獲嘉謀至若

栁莊黜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一篇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捨則煩慚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詞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又旁求流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奸生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人佇裨不逮無悋話言 文苑英華

進士二十七人

鄭遂初 唐詩紀事遂初萬歲通天年李迥秀下登第

韋虛心 孫逖韋虛

心神道碑公諱虛心京兆杜陵人越在童冠升於膠序國子博士范頤嘗與均禮考功員外郎李迥秀擢以高第拔孫逖之父上年登第此碑不言故知非同年舉

崔沔見下

南郊舉三人按享明堂有明堂大禮科此當曰南郊大禮科舊書有言應大禮舉者蓋即是科也

蘇晉舊書蘇珦傳晉應大禮舉居上第

裴漼舊書本傳絳州聞喜人父琰之歷任倉部郎中以老疾廢於家漼色養劬勞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禮舉拜陳留主簿

賢良方正科

崔沔李華崔沔集序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舊書孝友傳崔沔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元孫自博陵徙關中父皚沔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顏魯公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迥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數公獨居其一而兄渾亦在甲科與試官梁載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龍

郄不及也　文苑英華以崔沔對策爲神功元年按封神岳在丙申年不應以次年方策應神岳舉人且陋室銘朋言對策爲二十四歲事沔卒於開元二十七年年六十七推之丙申年適二十四歲是文苑英華誤今改正

崔渾 見上

蘇頲 新書本傳武后封嵩高頲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

文藝優長科

韓琬 冊府元龜　舊書韓思彥傳子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　按會要作韓璘誤

知貢舉

李迥秀 大唐新語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思諭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陳子昂送著作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詩序云歲七月軍出國門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員外郎李迥秀著作佐郎崔融並參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考舊書本紀萬歲登封元年五月李盡忠孫萬榮攻陷營州七月命春官尚書梁王三思爲安撫大使是李迥秀掌舉止於是年也

崔沔對策曰昔者賢良方正之士應務之際沔雖固陋嘗亟聞之莫不修辭立誠難進易退言不苟合道不苟容捨之則臧義然後取安肯負媒衒之醜棄廉恥之規若此之類其可多乎至夫揚己露才干時求進盱衡擾袂以徇遐者斯皆小子趨附之徒豈足以厠我周行寘於多士屏而勿用夫何疑哉主上欽若庶官明數沈隱是使羣英霧委多士景軼而秉鈞當軸之倘察言觀行之風不能審樞機定名實懲爵儒之虛服辨齊竽之濫吹至令累最爲僞名交職謬功與實効相參而謂滯才由乎少官無位供乎有德嗟乎事大有謬一至於此明主昧旦丕顯每嘆才難而羣士揚於王

庭反爰多士君臣之同德其若是乎天子有司談何容易今懿綱
遐布湎風殷流家識廉隅人知禮節苟能上尊王制下絕吏姦閉
請託之源塞虛詐之路使得懷才見用以道周旋無令椒蘭信芳
獨屈樵夫之手騏驥雖駿不賁屠者之門則虛位待人猶持固讓
懷寶深藏何患不逮九流式敘庶莫遠焉一藝罔遺諒其所也洒
又聞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有濟治之臣無不弊之法往古雖載其
陳迹行用實在乎有司觀夫署行議年殷姬令典門調戶選魏晉
良圖無非致遠之規咸有理亂之兆所以允釐百揆銓綜百官及
議居官朔則君子在野貪佞竊柄則以貨售才典故雖存而官政

已紊然則隨時變通觀象因宜近取諸身一言斯蔽遠求於古兩無適從所以輕進狂言猶冀或達善聽謹對第一道

傳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言或可察志隱於漠是知文者言之藻繪志之筌蹄有貞實者或忘藻繪得魚兔者必棄筌蹄則存言捨文合於稽古以言考德必洞精微故書云明試以言蓋用此道也古之對策其試言之流歟昔姬氏既衰先王道喪秦政虐戾亂彼天綱廢古燒書以愚黔首窮兵黷詐時無文焉故絳灌之徒韓彭之佐雄姿雖茂而道法不足向使伊人嚮見方策早聞師範當亦略通大體抑揚宏議豈止決勝於境外而不能專議於君前乎故抱朴子曰古

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郎其義矣國家樹萬世之基選九流之斃墳索典業洋溢於時縉紳先生蘊藉無缺安有倜儻之傑瑰瑋之才承明主之清恩逢人生之大慶而不能抽其秘思效其長策歟然則謀而不行信而不用者抑可知也今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綺飾為工視學論文者闇於心而必升曉政達幽者失其類而咸退千金之璧以微瑕而毀之百丈之材覩小節而棄之亦良可悲矣誠理達而義舉者勿以文害言詞婉而論深者勿以言害意則可以包括羣品網羅衆途察微知彰以文用武矣昔許子將郭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際而能拔奇於岩因言揣心況乎握契揚

之姿受明試之寄享厚祿居尊官而不能撫蹠足於吳阪指濟璧於荆山至使有公輸之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鄉士之罪也小子何足以知之至如懷一巽能負一偏技鳴校抗履之策聲律鼎飪之儔事雖易於鎌緗功不賫於翰墨則方以類聚各有司存謹對第二道

我皇帝慈理廣運文思稽古紹興絕典重光大壯舍宮雲構明庭天聳列辟軌儀羣宮制度可以即事而見觀象而察今猶遠訪先典曲垂下問者豈不欲揣其斂思徵其博物臣實非濟何足當之昔哀公問儒而仲尼請更僕況此大體其可率爾言乎雖敢略談之然未臻其極也若夫堯之衢室舜之總章夏之重屋

殷之陽館皆所以取象天地昭配陰陽致孝於先布政於下歷運雖改此道不移八窻四達上圓下方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周之制也崑崙茅屋周流璧水漢之圖也明堂辟雍靈臺三雍也大廟青陽總章明堂疑脫元堂二字五室也取其宗祀祖考則曰宗廟取其修飾禮物則曰容臺蔡邕之論所以合異說袁準之談所以別眾事歷代繁省其儀不一先賢是非其書甚眾非斯須之逃所能盡非造次之言所能精白我皇創制之前今臣定議之外教明禮備得繁省之中者其姬宗乎詞尊理舉處是非之要者其蔡氏乎謹對第三道

又重試對策曰夫鉛刀均鋒劍之恥也蹇驢齊足驥之恥也

朗璞蒙垢玉人之過也鳴絲絕絃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旨獻嘉猷而慮智糾紛臧否錯揉斯亦士君子之所恨豈獨爲政之憂哉洒實陋才艮不足算憑藉休慶謬借旌拔狂言雖立鄙道未孚蘊雜薰蕕沈蔽玉石重參龔彥之末再承議賢之問進思自勵其何補歟退欲嗚謙其獲無咎審詞眾好儻或擇善而行辨是與非請思卽事而對策曰梛莊黜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竊爲議人者貴知其心論道者務存其意心懼未信則援古以自明道隱未光卽託文而後顯故事以明心爲本字以顯道爲公事有小差而心術著矣字有小失而道數存焉斯則夜光之瑕明月

之類固不可得而棄也事與類相反字與義相違謬乖而心不可
宏象毀而道不可見一至於此亦無取云策曰尋其後何末韻或
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竊謂明試以言古之道也
徵言以策今之制也言有聲韻蓋其浮飾策之次序固非典要切
問存於答難次序豈效謀謨精義盡於對揚聲韻何尋獻替稽之
於古揣之於情末韻或犯於前聲其來久矣答難不倫於次敘爲
病良深策曰一篇之內徵富不作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捨則頗
慚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竊謂爲有一失聖人不免捨過舉
能先師是訓道不可以純備才不可以周給斷可知矣是以國家

稽通塞之迹列甲乙之科亦不可廢譽以取瑕疑於擢用矣策曰
附孟孫之言曾肯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
捨之方安在仲尼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進退之禮用捨之宜
允非小人之所及也然則覽古昔之遺事敢不薦其問乎竊謂曰
中必彗操刀必割懲奸以察何俟附言致身於朝不可以默周當
參刑禮以定枉直體明智以辨情偽見利不虧其分見死不更其
守勵聰明不諱之時居執憲繩違之任何至持疑於果斷逡巡於
正色哉策曰旁求流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
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爾乃倩人云弱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

起終策出而姦生甚矣誠哉不期所以然也今所慮怙威黷貨者其類猶存假手借詞者其人不遠但能察其言象揆而度之精覈問試優而柔之則竊賓之名自分濫吹之竽自逝矣其道甚著人焉廋哉策曰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人竊謂任良在主宏道在人以執事之明遵大君之惠敷明智以考往迹揚清機以鑒羣情則知訛謬不與流競永息俯慚謏議良非話言

謹對 文苑英華

萬歲通天二年丁酉

九月壬寅改元爲神功 舊書本紀

是月策絕倫科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七人 璩抱朴通志氏族略唐神功登科有璩抱朴

諸科十人

絕倫科 蘇頲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元童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袁仁敬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何鳳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孟兼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洪子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盧從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詩紀事載從愿字子龔舉制科高第舊書本傳相州臨漳人魏度支尚書昶六代孫明經舉授絳州夏縣尉又應制舉拜右拾遺明皇雜錄從愿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 趙不欺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聖曆元年戊戌

正月甲子朔冬至改元通鑑

三月召廬陵王哲於房州舊書本紀

九月丙子廬陵王哲爲皇太子依舊名顯舊書本紀

策進士問元龜效祉卯命昭夏王之祚赤烏呈祥金德總商君之業白魚躍而周道隆丹雀來而秦德霸殷因夏禮損益可知秦盛周衰天人何殊若水滅火起殷周之運匪人君桀暴紂昏廢興之期自我然而龍門興於夏日鎬祅發於周年災祥兆於前成荒敗興於後政蕩蕩之德何所加焉佇爾揚名爲余號曰文苑英華

進士二十二人登科記載萬歲通天三年不貢舉神功二年不貢舉聖歷元年進士二十二人按萬歲通天三年神功二年即聖歷元年也登科記誤文苑英華載馮萬石對歷數策疑是此年試題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馮萬

石聖歷元年

進士及第

詞科二人

馮萬石對策曰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火德

分一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廸天將白環昭虞后之功元珪錫

夏王之德竺柔負鼎遇爲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

下化光坤載道叶乾行總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粤若稽古

推歷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典採芻詞開

闢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蠡瓞

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遐啟丹書俄廻白璧君臣道合則遐邇

乂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
百六爲霖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歷數斯在惟德動天禍福無
門惟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悔
吝生德義形而陰陽調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歷本行則周
不及於數龍門龜祆之發人與事并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神
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人文化成狂聖之來是我蕩蕩之德何敢
不通翼翼之心奚施不可天也人也坦然克分時乎命乎昭文斯
辨臣優柔理道杳同河漢或躍文江懼深冰谷謹對 文苑英華

二年己亥

十月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

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凶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
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
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正請託公行
選舉之曹彌長渝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
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勖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僚貪鄙未
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
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
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
宏敷講說之會使仕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

海之內靡然向風矣舊書蕭思謙傳冊府元龜

進士十六人　崔湜舊書崔仁師傳湜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太平廣記引翰林盛事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　按湜以景隆三年爲宰相年二十七是年爲十七歲疑登第在此數年今載此年俟考

諸科一人

三年庚子

五月癸丑改元爲久視舊書本紀

十月甲寅復舊正朔改一月爲正月仍以爲歲首正月依舊爲十一月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八人　張紘唐詩紀事紘登久視六年進士第按久視無六年六爲元之訛　獨孤及張從師墓表烈

考泫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與進士內監察御史爲會稽令疑泫卽紘之訛泫又作法

崔尙 唐詩紀事尙登久視六年進士第按六亦元字之訛 杜甫壯遊詩斯文崔魏徒注崔鄭州尙

經邦科 聖歷三年有此科見雲麓漫鈔

劉幽求 舊書本傳冀州武強人聖歷年應制舉 按聖歷時制科之可見者惟此幽求或以是科登第歟

大足元年 辛丑

正月改元 舊書本紀

十月辛酉改元爲長安 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策進士問有征無戰道存制禦之機惡殺好生化洽亭育之理頃塞垣夕版戰士晨炊猶復城邑河源北門未啟樵蘇衡畔東郊不

開方議驅長轂而登隴建高旗而指褰天聲一振相彼夫春雪偎陽寒蓬易卷今欲先驅誘諭暫頓兵刑譚笑而下蕃臣吹笳而還虜騎眷言籌畫茲理何疑道

第一　問夫子述孝經裁道德轉天相地樹之王化穆乎人倫既鈞命而合誤亦契神而盡性歷聽藏書同爲代寶永言五孝不列六經將設教之有旨豈偏序之無法北宮臺彥未始詳焉東觀諸儒不之辯也且禮樂二本古文漏失春秋三傳大議派分而備六籍於蘭臺懸九經於甲令今欲登孝道爲七藝亦未前聞足經名爲十部恐疑後進思覩義甯用定儒門道

第二　問語人以倫鳴鶴斯和祗名礪節與代同歸子等溫

古知今將施有政前言往行豈曰無聞至於顯仁義以基德標智
信以習禮編目青史比肩縹帙思齊其事各辯其人既呈役於扣
鐘可徵賢於求燧肖形天地甄化陰陽五常配於五行六情同於
六氣為所稟之各異蓋因物而或遷仍分情氣之題目兼敘常行
之方位道第三　問自昔帝王必有制作所以隆其天命器辯神姦
至於或鑄昆吾或遷郟鄏虞邸之說尚疑周漢楚子之問未詳輕
重通明舊史幸為指陳亦有弗父勒名仲山傳器行於何代顯自
何功魚遊之肩安施銘頌之文奚戒兼言鼎鼐之異及縱國家之
宜第四道　張燕公集　按原題
日試濟州進士蓋時在東都也

進士二十七人 登科記大足元年進士二十七人二年不貢舉按大足無二年登科記誤

章仇嘉勉 通志氏族略唐長安元年右史知貢舉張說下進士章仇嘉勉孫恤曰漢有章弁因避仇加仇字為章仇氏通鑑百七十九按嘉勉本作嘉勛岑植德政碑之句容縣尉章仇嘉勛卽其人鄭漁仲避神宗諱改之正如宋慶歷開元昊之伊州刺史賀從勛熙甯時王珪撰梁適墓誌則謂之賀從勉也至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作章仇嘉昂又勛字之誤耳

席豫 舊書文苑傳豫襄陽人呂州刺史冏七世孫從家河南豫進士及第按豫以是年登詞擢文場科年十六則登第不得復在其前故附是年

明經科

崔晙 崔景晊 李華崔景晊神道碑景晊清河東武城人年十七與親兄晙一舉明經同年擢第以天寶十二年卒年六十九推之是年十七歲

諸科十人

拔萃科 冊府元龜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按舊書孟詵傳不載此事

崔翹 冊府元龜唐語林大足

元年置拔萃始於崔翹

鄭少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裴寬舊書裴漼傳漼從祖弟寬應拔萃舉

孫嘉之孫逖其撰父嘉之墓誌銘久視初預拔萃與邵炅齊澣同昇甲科按久視時無拔萃科故附是年

邵炅見上

齊澣見上舊書文苑傳齊澣定州義豐人弱冠時以制科登第　按新書作聖歷初誤

疾惡科雲麓漫鈔載大足二年誤

馮萬石唐會要　按冊府元龜作馮石誤

文擅詞場科

楊志誠張說贈太州刺史楊公神道碑公諱志誠宏農華陰人明慶中詔郡國舉賢良公對策天朝無能出其右者遷太子通事舍人再舉高第從國子監丞除禮部員外郎又轉吏部員外郎丁憂去職服闋授豳州三水令又應文擅詞場舉試爲天下第一

王敬從孫逖太子右庶子王敬從神道碑大足中舉文擅詞場

王易從舊書王徽傳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　孫逖王敬從神道碑兄曰易從公始以對策高第則易從同科　按蘇頲王易從神道碑二十升甲科授亳州城父尉仍擢於萃者六祀旅授華州華陰縣尉復策甲科益二十升甲科者進士登第後又與

敬從同登制科也——席豫新書席豫字建侯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揚科擢上第時年十六按詞擅文場當即是年之文擅詞場也

知貢舉　張說舊書張說傳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

長安二年壬寅

正月初令天下諸州有練習武藝者每年准明經進士例舉送冊府元龜　通鑑作正月乙酉初設武舉　按文苑英華載詔曰鸞臺朕聞文武之道憑經緯而開國春秋之功藉生殺而成歲雖復車書混一中黃之雄氣諒存溫畋方茲太白之高星必應事既不昧理乃固然朕自臨御天下夙勞兆庶宵衣佇旦望謝東戶之風研食望朕希緝南薰之化故得中外融福遐邇乂安控蟠桃於茲亢之墟通細柳於炎洲之域楚鋒越刃俱鑠大農之治俠客雄兒皆服鴻都之肆今若循其至理任彼無爲則取夬之道有餘止戈之義不足況金方起暴玉河未靖偷安榆鬼之鄉竊險麻奴之地然

而北幽嚮化已事和親之禮而西瑣負恩不習用師之備隨時之義甯可自然當士宇曠修人物繁富三門九地之秘豈謝前規白猿蒼兕之奇何慚驍烈或英謀冠代雄略過人總韓白以先驅掩孫吳而得儁或力能拔距勇絕蒙輪冒白刃其如歸捨蒼璧而不顧或跡隱鄽肆身託村閭行雖犯於流俗器乃堪於拯難或捷如迅電走若追風彎弧則七札洞開奔陳則重圍自潰雖有恩於制命俱未遇於時須可令文武內外官五品及七品已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於當管部內卽令具舉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師猶在會須搜訪不得稱無爲若不虛自從褒異之典舉非其士豈漏貶責之科所司明爲條例布告遠近知朕意焉此詔年月無考而所舉皆練習武藝之事疑在是時附此俟考

進士二十一人

張九齡　舊書本傳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於始興今爲曲江人父宏愈　徐浩張九齡神道碑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銘　讀書志張九齡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

徐秀　碩孫公集徐府君神道銘君諱

秀東海郯人年十五爲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佺期再試東堂壁畫賦公援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

明經科、龎履温 邵混之元氏縣令龎君清德碑君姓龎氏名履温字若水南安人也長安二年明經擢第拜宣州參軍

襲黃科 冊府元龜長安二年襲黃科雲麓漫鈔作大足二年蓋大足爲長安之訛 馮克隆 冊府元龜 唐會要

知貢舉 沈佺期 舊書文苑傳沈佺期長安中遷通事舍人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贓配流嶺表 按沈佺期有自考功員外授給事中詩文苑傳誤武后夏日宴石淙詩刻於久視元年其時沈佺期已爲通事舍人傳言長安中亦誤 張說四門助教尹守貞墓誌自延載之後餘限資薦長安之初大開貢舉考功是年千五百餘人召先生課覈淑慝昭觸無滯矣

三年 癸卯

進士三十一人 王擇從 舊書王徽傳曾祖擇從大足三年登進士第按大足三年即長安三年 鄧名

世古今姓氏書辯證王擇從登第

又制舉丹乙第充麗正殿學士

諸科四人

上書拜官一人　王元感 唐會要冊府元龜載長安三年三月四門博士王元感表上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註孝經史記漢書藁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制令宏文崇文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宏文館學士祝欽明崇文館學士李憲趙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惲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唯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為元感申理其義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强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太子司議郎　按冊府元龜又載為貞觀十六年十月事今從會要

四年 甲辰

進士四十一人續奏四人 李溫玉摭言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溫玉稱蘇州鄉貢

知貢舉 崔湜見摭言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神龍元年乙巳

正月壬午朔改元乙巳太后傳位於皇太子丙午中宗即位通鑑

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通鑑

令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舊書本紀 會要作二月二日按舊書事在己未二月辛亥朔己未爲九日會要誤通典冊府元龜又誤作二年二月事

詔九品以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兼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之上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五月丙午制以鄒魯之邑百戶為太師隆道公冊府元龜注云則天封孔子為隆道公宣尼采邑收其租稅用供薦享又授裔孫褒聖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是月制令職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冊府元龜

九月壬午親祀明堂大赦天下制內外文武三品以上官並縣令京師清官九品以上各舉孝弟廉讓一人舊書本紀唐大詔令集

十月十九日改宏文館為昭文館唐會要按避孝敬諱也

改成均監復為國子監唐會要

是年始定進士科三場試 摭言

進士六十一人重試及第十二人 吳曾能改齋漫錄引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仝之

按薛仝之即二年薛令之之訛 所云五十四人亦恐未足爲據

諸科二十九人

賢才科 見雲麓漫鈔 新書盧藏用傳姚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選應縣令舉中科按姚崇自靈還都在神龍元年縣令舉或即賢才科也

嚴挺之 舊書本傳挺之少好學舉進士神龍元年制舉擢第按是年制科惟有賢才則於此科擢第也

知貢舉 李華崔沔集序云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按沔登第在萬歲通天元年歷陸渾主簿秩滿擢左補闕除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拜祠部員外郎遷給事中睿宗時拜中書舍人華序權貢舉於中書之

前益以祠部員外郎兼考功員外郎故曰權考中宗朝惟此年知舉無人或即沔歟　按崔泉誄來瑱傳皆不言由科舉又據崔湜傳則是年知貢舉當是湜

二年丙午

二月令舉天下鴻儒碩學之士冊府元龜

是年改昭文館復爲修文館唐會要　舊書本紀以爲元年事誤

策問選賢舉能秀造參用今之所薦誠爲得人未聞含聲待扣乃有不耕而穫十室忠信理亦難誣若遂踐於清朝仗何材而濟物又二老歸周見稱何德八元佐舜見述何功滋泉以何術見稱莘邑以何辭作相雲鷲鳥象述其先麟閣稱名標其道文苑英華　按此疑係才

高位下策問

附載俟考

進士三十二人　姚仲豫狀元道熙三山志玉芝堂談薈皆載神龍元年惟三山志注明丙午則元爲二字之訛矣　薛令之道熙三山志姚仲豫榜進士字珍君長溪人終左補闕太子侍讀唐詩林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及第唐摭言唐詩紀事　趙冬曦新書儒學傳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　趙安定廣卓異記引登科記趙不器父子八人皆進士及第內冬曦安定神龍二年考功趙彥昭下兄弟二人及第

諸科三十九人

才膺管樂科容齋續筆引登科記作元年按冊府元龜二年二月方下詔則不得爲元年明矣唐會要亦作二年

張大求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魏啟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杜甫壯遊詩斯文崔魏徒注魏豫州啟心

魏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盧絢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鷟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順宗實錄張薦祖文成

博學工文詞已登文學科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才膺管樂科張鷟於九人中爲第五

褚璆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璆爲遂良曾孫見新書

成廙業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郭璘　見唐會要冊府元龜作郭隆

趙不爲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才高位下科

馮萬石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晁良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敬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鷟　大唐新語張文成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一身猶重銜泥力尙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

孝弟廉讓科　雲麓漫鈔作廉讓

郭思訓　孝子郭府君墓誌公諱思訓字遂太原平陽人解褐晉州進德縣主簿應吏職清白舉及第轉汾州洛陵縣丞勅除溫王府兵曹參軍事轉太子典膳應孝弟廉讓舉及第勅授大理司直

郭思謨　應孝讓舉擢武功尉　係郭孝子郭思謨墓誌

知貢舉　趙彥昭上兄

馮萬石對策曰昔者聖人之立極也選衆舉能列官分職以通天地之德以類亭毒之功臣哉鄰哉時用遠矣主上重光纘曜紹開中興拜鞠軒於受命之初希俊賢於御極之日茲乃羲軒之志堯禹之心勤求道要闕所望於清光哉故鄧林有必至之才崑山無藏價之寶可不謂然乎臣以亥甫蓺無兼探謬從舉列應此嘉薦誠非鈍朽所能塞充然天光震動虛求俊逸揚於王廷亦僶俛矣願當參明試獻嘉謀竭誠闡數大體言用身退以酬萬一豈所謂不耕而穫邀名幸時而已哉今見屬有司恭承下問懋陳常務自

謂無奇若得飭躬召見對揚天休下學上達舒憤竭情則亦引論陰陽較明時政之要感激狂直甄撫授受之宜效其涓埃以增海岳耳若遂踐清朝濟時成務其道甚大惟變所適俾聞後命則藏器而動願以更僕言何盡言曲學鯫生居今志古若乃忠爲令德功實佐時披卷懷人恨爲異代雖慚非博物敢不揚言則夫西伯善養夷齊以讓國歸老帝舜舉能元凱以通才授職維師尚父韜鈐乃適道之功相時阿衡鼎飪爲獻君之術雲臺紀績吳鄧懿其元勳麟閣圖功衛霍流其茂實謹對文苑英華　按今本脫名據永樂大典引補

三年丁未

正月庚戌，以默啜寇邊，制募猛士武藝超絕者，各令自舉。舊書本紀

二月，令舉天下鴻儒博學之士。冊府元龜 按此與上年同，疑神龍景龍相似而誤

九月庚子，改元爲景龍。舊書本紀

策賢良方正科：問妙盡黃閒，期于百發，術該元女，嘗兼七縱，辟苟中律，不憚撞鐘之求，服必稱儒，何辭解衣之試。況今徵工意匠，拳秀談叢，梟鸞卽是於分區，牛驥佇從於別阜，謂其凌厲顧盼，以雪陳琳之恥，何乃罔蔽遷延，不答馬卿之難，豈時英所病，其設於程酬，將高尙在懷，不屈於周黨。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折衷。何則？含光隱跡，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尊徒，安獲知己之薦舉

遞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爲諡善文武之道方冊所不繆德
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爲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爲知己羅洪
有挽弓之悔相圃澤宮失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言哉舉賢受賞
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効無限斷之年試以文
才稍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罔識竊位舉而非人備陷顯戮滅孫
之犯既是虛刑子文之幸復當何與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
錫具陳行慶又誰爲首凡此歧路罔識攸從遲貲如律宏其利涉

兵部策沈謀秘算科舉人問詩稱有祓傳載無爲必在得人方致

斯道皇上心存元默政洽淸虛坐五室以調氣闢兩階以柔遠溥天之下計日來庭尙有戎羯餘孼覷長城於塞北句驪僻壤走都護於安東弃招懷國之議取有截人之虛綏討之理用捨何從且夷狄異方地俗殊等借使斷山川之是利較戰守之所長嬴糧調兵幾何克濟選倫求將何者爲謀靜聽嘉謀將聞執事 第一道

問安西迴途磧北多寇自開四鎭於玆十年及瓜戍人白首無代分閫節使丹旐方歸未悟恢邊之益且疑弭遠之弊今赤曷既并於黃姓默啜復覘於庭州漢掖徙張胡臂未斷而內圖積穀外非足兵於何出踐更之師奚使問穹廬之黨息人靜國有策存乎 第二道

問五嶺山深三蜀地險篁竹之下時驚剽劫瓜芋之壤歲擾居人若縱兵揚麾則鳥散谿谷及旋師返旆則蟻聚津塗窮之乃一切歸降置之又無可反覆安輯之術敷陳其要 第三道　張燕公集

進士四十八人　李欽讓 燕言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

諸科三人

材堪經邦科 按此科與下賢良方正科唐會要皆作神龍二年今從冊府元龜　張九齡 舊書本傳登進士第應舉登乙科　康元瓌 按元瓌爲康希銑之子見顏眞卿康使君神道碑銘　冊府元龜

賢良方正科　蘇晉 見冊府元龜　宋務光 見冊府元龜按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見舊書本傳　寇泚 見冊府元龜　盧怡 見冊府元龜　呂恂 見冊府元龜　韓琬 舊書韓思

彥傳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　大唐新語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

蘇詵　新書蘇瓌傳瓌弟詵字延言舉賢良方正高等　按自題舉賢良後是年復有賢良方正科兄弟相去不應甚遠載此俟考

草澤遺才科

宰臣科　二科見雲麓漫鈔

武藝超絕科　蕭穎士有爲邵翼作上張兵部書云應武藝超絕舉某乙謹上書侍郎公執事蓋即是年正月詔舉之事也

知貢舉　馬懷素　舊書本傳轉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

縱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　按十使巡察天下在神龍元年二年知舉爲趙彥昭則懷素爲景龍元年知舉矣

蘇晉對策曰物以類昇方以類降故小大適拾未始離乎類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武時其效歟列惟生人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安可處非其類乎斯固士君子砥行立名伸首抗迹思欲翱迅泥滓凌邁雲漢與鸞鳳爲伍矣豈不能折其鋒沮其目誠謂類有聚羣有分下流不可久居且無其時猶欲於進之若此況乎師曠傾耳卞氏拭目將欲察異音求奇彩苟有留者誰肯遷延於解衣之試哉策曰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

莫能折衷何則含光隱迹不謚處士之名介立窮徒安獲知己之薦舉逃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無譏善者夫人洪原注疑然則淵其心飾其狀不可知以貌不可窮以言將為辯者不可也求乎其端或有可知矣夫天之嚴乎其上者施人以氣地之坎乎其下者成人以形高下之間不可逃者形氣而已矣氣之積者彰乎形形之動者感乎物彰於形故可以象察感於物故可以類求察其象長短之材可量矣求其類邪正之氣可識矣雖則含光隱迹介立不羣終不能以形逃不能以氣隱明矣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古聖王之觀人也未嘗越於是

取捨之言非不盡善也但夫懷詐飾僞舉士有之干祿者不盡善舉人者不盡智或以勢逼或以利興觀象察言以難其識附威藉利諛媚其心有於此者則取捨之方何所施矣嗚呼負舟登山誠難事也策曰文武之道方册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爲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爲知己徂洪有挽弓之悔相圃澤宮失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有哉夫射者先王所以定人之心和人之志而亦以示其威儀耳以爲諸侯分我茅土育我黎烝撫有威衡持秉生殺當辭心定知敷德遵和故爲其立飲射之法以導達其志不在穿札貫的矣子曰射不主皮即其義也則夫麗龜貫石者

將武夫之技耳非不侮鰥寡保其社稷之業夫有大功者獲大賞
異哉當陽誠無間然矣古之君子冠業而立於朝則必有益於時
矣以爲益時者莫先於進賢苟得其人則沒齒無怨矣又何可顧
望默識乎子曰定其交而後求夫古之人定其交者將宏濟時務
克情世幾恐夫道不吾行才爲時棄是用定其交求其達豈徒驅
從存於情之所好哉若以情之所好相求則是便僻比周之人豈
得爲文雅君子乎崔侯必不以挽弓爲悔假使子皮薦國產叔牙
舉夷吾終不能光興鄭邦匡合齊社亦未足以紛昭載籍矣策曰
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效無限斷之

年試以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聞議竊位舉非其人罪當顯戮臧孫之犯既是虛刑子文之辜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錫具陳行廢又誰爲首夫天之平分萬物體不俱舉有其才者童其首揮其翼者兩其足德不必備才難盡善其人善於政者不必有其文工於詞者不必敏其事書曰無求備於一人詳矣先王均其曲直任之事宜物各有所長工拙不相害矣故書曰明試以言車服以庸則堯試其人以官備在方策矣夫政有序化有漸時有險夷功有顯隱爲政者當責其歲timely不可中道而廢也施政立德不過乎三年人情大可見也孔子曰期月而化成書曰

三載考績何得無限斷之年歟夫文者貴其能書理論宣道其業非得意之實乃無意之筌歟夫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非文無以自達苟欲考之文詞求之遲速則志有可得在政斯言之無文用亦何害且夫官爵者至公之器也薦賢者至公之道也君子持至公之道守至公之器進思盡忠何可回隱復挽薦嫌疑親讐之間哉昔者先王之立制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畢非其實黃其阿黨之誅薦得其人介以褒征之賞行賡之典不偏於師錫矣時理則儒存世亂則道喪難乎爲無君子楚不足徵使子文安居臧氏無咎痛哉政不難矣不有仲尼爲賈之喻千載之後何

知其過爲謹對文苑英華

景龍二年戊申

進士四十人　張諤唐詩紀事諤登景龍中進士第　韋述舊書本傳景龍中述隨父至肥鄉任擧進士西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是歲登科

諸科六人

知貢擧　宋之問舊書文苑傳宋之問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及典擧引拔後進多知名者　宋之問祭杜審言文稱景龍二年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攷文苑英華九百七十八

三年己酉

不貢舉

諸科八人

抱器懷能科 唐會要雲麓漫鈔載於景龍二年今從冊府元龜

夏侯銛 冊府元龜作侯銛今從會要

茂才異等科 唐會要雲麓漫鈔載於景龍二年今從冊府元龜雲麓漫鈔作異行

王敬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孫逖 王敬從神道碑作景雲歲辟茂才異等雲蓋龍之訛

盧重元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文學優長科

藏器晦迹科 雲麓漫鈔以此二科與抱器懷能茂才異行同爲景龍二年科目上二科既從冊府元龜故二科亦附此年

四年庚戌

四月二十八日制曰門下朕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立訓之基也故上務之則敦本下由之則成俗豈可使顓門殆絕或乖其義入室將廢莫知其道乎朕承百王之末接千歲之統虛心問政早朝晏罷勵精求古忘寢與食思所以奉前聖之典謨竊茲深徹致後生於軌物遵我大猷去歲京畿不稔倉廩未實爰命樂羣暫停謀藝遂令于首因嗣吾道空歸居無濟濟之業行有懍懍之歎雖日月以冀而歲時送往今者遞沿晉麥且周於黎獻承言釋菜宵歎於生徒每用惕然良非所謂其國子監學生等秋熟後並宜追集務盡師資諸州牧宰亦倍加導誘先勸學

校必使俊造無濫名實有歸庶博士弟子京邑由斯日就鴻生鉅儒海內爲之風化有司可即詳下稱朕意焉主者施行唐大詔令集

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皇后臨朝攝政改元唐隆通鑑

庚子夜臨淄王隆基舉兵誅諸韋武甲辰睿宗即位舊書本紀通鑑

詔內外執事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冊府元龜

七月十九日按是月庚戌朔十九日爲戊辰在改元前一日故文苑英華詔令集載此制皆作唐隆元年制曰

朕克纘丕業肇膺景命憲章昔典欽若前王永言政途庶幾治革猶恐學校多闕賢俊罕登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之先宜令州縣勸導令知禮讓每年貢明經進士不須限數貴在得人天下有奇

才與行沈伏不能自達及官人有能極言時政得失者並令本州具狀封進鄉飲之禮廢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文苑英華唐大詔令集

已已改元爲景雲舊書本紀

十二月十一日詔令集作先天元年十二月按先天十二月爲元宗冊府元龜稱爲睿宗制故從之制曰才生於代必以經邦官得其人故能理物朕恭膺大寶愼擇庶僚延佇時英無忘終食思欲蒲文咸採葑菲不遺而商山幽曠渭濱寂寞夫以貴耳賤目殊通方之論捨近謀遠非應物之術令四方選集尊才輻湊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習三經通大義者能縱

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博雅度典和平六律五音者，習略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聰於受領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覽焉。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進士五十二人

知貢舉　武平一　唐才子傳載王翰景雲元年盧逸下進士拔景雲改元於七月所謂元年者蓋二年之榜也唐詩紀事景龍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柏梁連句詩有考功員外郎武平一則其年爲武平一知舉奏元和姓纂武平一考功員外郎

登科記考卷五

唐睿宗元眞大聖大興孝皇帝

大興徐松

景雲二年辛亥

二月己亥唐會要作三月八日改修文館爲昭文館舊書本紀

八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太學詔曰庠序之典教自元子禮經之域奠始先師中古迄今斯道無替皇太子隆基天資聖敬日就文明弦誦之業已高元良之德斯茂自外儲博望王器承華執經之問雖勤用幣之儀未展令仲丁獻告有事兩楹備禮三尊宜遵舊章俾緝徵典舊書本紀唐大詔令集

進士 登科記闕

王翰 唐才子傳王翰字子羽并州人景雲元年盧逸人故王翰賢下進士及第唐人例以上年冬命次年知舉之二年榜也

張秀明 明廣卓異記登科記張秀明景雲二年進士及第

王朋從 王言從 舊書王徽傳朋從言從容宗朝並以進士擢第

諸科五十六人

文以經國科

袁暉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韓朝宗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朝宗爲韓思復子見舊書王維韓朝宗墓誌銘朝宗本出昌黎今爲京兆人年若干應文以經國舉甲科按誌天寶九年卒年六十五則此年當二十六歲

藏名負俗科

李俊文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按會要作俊之

賢良方正科

張鷟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張鷟於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

明三經通大義科

抱一史知其本末科八人　王楚玉玉海景雲二年王楚玉等八人以一史中第

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科雲麓漫鈔以此三科與文以經國藏名負俗二科皆爲景雲二年科目按詔下於元年十二月則當以此年考試故册府元龜會要亦載經國藏名二科於此年也

知貢舉　盧逸見上又見唐語林

三年壬子

正月己丑改元爲太極舊書本紀

制孔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戸以供灑掃舊書本紀册府元龜

二月皇太子將行釋奠之禮因下令曰夫談講之務貴於名理所

以解疑辯惑鑿昔開闢使聽者聞所未聞視者見所未見爰自近代此道漸微問禮言詩惟以篇章為主浮詞廣說多以嘲謔為能遂使講座作俳優之場學堂成調弄之室嗇夫利口可以驟首先鳴太元傷才自當俛首垂翅捨茲確實競彼浮華取悅無知見嗤有識假令曹張重出馬鄭再生終亦藏錚匿銳閉關卻掃者矣寡人今既親行齒胄躬詣講筵思聞起沃之誠庶叶温文之德其侍講所有合難釋嫌疑不得別搆虛言用相凌忽如有違者所司量事糾彈冊府元龜

丁巳冊府元龜作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

爲太子少保按曾子已於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此當從冊府元龜作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以四科弟子曾參從祀列於七十二賢之上舊書本紀

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軍將及邊州都督刺史一人冊府元龜

五月辛巳改元爲延和舊書本紀

八月庚子元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通鑑

甲辰改元爲先天舊書本紀

九月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文可以經邦材可治國冊府元龜唐會要作文經邦國科按雲麓漫鈔於景雲九年並列文可以經邦與文以經緯足判然兩科參考傳文蓋文以經國爲前年之科此年當是文可以經邦與材可治國二科也諸科多亂特正之如此才堪刺史賢良方正按冊府元龜唐與會要無此二科

道侔伊呂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與化變俗科各二人按冊府元龜唐會要二科各一人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

策文可以經邦科文苑英華作文可以經邦國　問三雄鼎立四海瓜分魏氏獨踞於中原孫劉割據於南土五勝更襲雖受命以當塗四大居尊咸仗義而稱帝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醇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愛國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祖考並建鴻名眇眇子孫俱聞失德爲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旣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跡咸請縷陳文苑英華

策道侔伊呂科 策問文苑英華失載容齋續筆載其略曰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遵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欲及越騎佽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要服遵邱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

十二月詔曰將帥之任軍國是重禦侮干城良才是急頃武臣多闕戎政莫修聆鼓鼙以載懷旋熊羆而未遇古今一也何代無人南仲方叔之儔亦在用之而已宜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各舉堪充將帥者一人明敎幽側無限年位務求實用以副予懷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七人 玉芝堂談薈引作七十一人

常無名 狀元 唐才子傳以開元元年爲常無名榜考常袞叔父故禮部員外郎墓誌銘云諱無名河內溫人既冠進士擢第其年拔萃登科按拔萃科即此年之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

也是進士擢第在此年無名卒於天寶三年年五十六歲是年二十四歲故曰既冠

張子容 唐才子傳張子容襄陽人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唐詩紀事云張子容先天二年進士第按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今從常無名改在是年孟浩然有送張子容赴進士舉詩云夕曛山照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歧路言茂林余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誚須令友道存

王灣 唐才子傳王灣常無名榜進士唐詩紀事云王灣登先天進士第

諸科二十七人

文可以經邦科

韓休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京兆長安人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蘇頲授韓休起居郎制甲科對策嘗副求賢

獨孤楷 獨孤及贈秘書監河南獨孤公靈表公諱某太極元年詔舉文可以經邦國者宣勞使源乾曜以公充賦時對策者數百人公與滎陽鄭少徵特冠科首考唐宰相世系表有穎川郡長史楷蓋即及之父

鄭少微 見上文苑英華云少微第二人

張長貞 文苑英華

張惟長 文苑英華

材可治國科 見上雲麓漫鈔又作經國治人科

材堪刺史科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有此科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不載

賢良方正科 容齋續筆引登科記有此科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不載

韓休 舊書本傳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桃林丞又舉賢良元宗時在春宮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並爲乙第按是時元宗雖即位仍未聽政故猶稱春宮張九齡對策亦稱殿下也休應文經邦國及賢良二科趙冬曦亦得應藻思清華與賢良也

王擇從 舊書王徽傳曾祖擇從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

趙冬曦 見上

藻思清華科

趙冬曦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楊仲宣 席豫楊府君碑公諱仲宣字蔓授河南府河陽縣尉尋應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科按容齋續筆引登科記藻思清華科二人 新書楊仲昌字蔓以通經爲修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元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昌與宣未知孰是

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　郭璘之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容齋續筆引登科記興化變俗科二人而冊府元龜唐會要所載皆祇郭璘之一人考張說常州刺史平貞眘神道碑云北平陽道所河東裴知禮薦以經邦興化徙雍州新豐縣尉疑經邦涉文經邦國而誤興化即此興化變俗科也

道侔伊呂科　張九齡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元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　徐浩張九齡神道碑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云元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

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　見冊府元龜雲麓漫鈔手筆作文章　杜昱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子漸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冊府元龜作子斷誤　張秀明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常無名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趙居正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賈登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邢巨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邢巨揚州人見舊書文苑賀知章傳

席豫 新書本傳豫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

懷能抱器科 馮萬石 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雲麓漫鈔作懷才

知貢舉 房光庭 見唐語林

鄭少微對策曰漢氏失德魏圖爰啟孫劉建號脣齒相依咸能鄭帝緒以定業振皇綱而握紀維數有五勝運鍾當途而土無二王終殊霸業然則封疆畫界俯稽於地理瞻星揆景仰煥於天文東井發曜於梁岷傍分蜀漢南斗聯輝於吳會遠接荆衡詳魏土之分野當畢昴之躔次伊洛列山川之郡曹公居四陝之中毗陵在吳華陽惟蜀疆理所得其在茲乎至於開國基行政令咸垂統履

順承傳來葉創業興緒克昌後昆終數代而一何倫比雖鴻名休
德將崇貽厥之謀而繼代守文頗著聿脩之美是以堂構始於祖
考功業由於厚薄負荷因其子孫存亡以之先後至於忠規動俗
武節冠時異代齊名孔明自方於樂毅死而可作文若偶比於張
良懷獨見之明既一謀於匡濟行闔台之策終不謝於孫吳謹備
諸前庶幾萬一謹對文苑英華
晃良貞對策曰漢代崩離三光分景齊盱盪析九土殊方權僭割
據於岷峩蹢丕纂圖於冀兗火行土德則有攸歸紫色蛙聲豈無
兼時策曰二十八宿指曜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至

若畢昴爲大魏之郊井絡應蕭蜀之分星紀直奎吳之野婺女寄
虛越之精此其躔次也至若常山鉅鹿孟德之設教會稽豫章文
臺之建國考廣漢犍爲之地實夜郎元德之邦星土之殊於是乎
在策曰醕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受國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
祖考並建鴻名𦕈𦕈子孫俱聞失德爲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
先者且夫天命不諂帝圖難僭劉旣備矣當禪於人此乃事本於
元符何止功殊於厚薄祚窮安樂不亦宜乎至於魏主以雄猜之
姿虎噬河朔吳王以英威之略鳳起江南欺孤有言貽譏於石勒
合圖發論見稱於陸機蜀滅於前吳亡於後物之理也夫何足疑

策曰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縷陳者山川出雲賢豪擇木英英文若見比於留侯桓桓孔明自方於昌國聞九錫而殊議節表純臣荀三顧而知恩身歸奧主命畢空器不其惜哉威餘返旗蓋亦奇矣大者遠者斯爲取斯謹對文苑英華

雍惟良對策曰天命靡常地變其主三雄鼎據分割乾坤或利近江海銀銅之湊或邑居河洛桑梓之餘用能仗風雲采松竹開物成務廣運請人至如仰緯星躔傍分列郡成都應乎井絡建鄴開於斗牛若乃發跡譙墟圖光畢昴竟能一紫宙之意兆黃精之符

然而物運弛張得失成敗此關諸天意也諒非人事也豈功業之
厚薄何存亡之先後長想前修載迷古跡且爲人臣者善指事之
要專切直之言然則荀氏之比張良沉機已迅葛侯之方樂毅希
古自高俱能明允克誠興光大化代收其器人獻其謀觀國以取
肅軍容退惡以力扶王室其理甚博厥美惟先書爲九州時更七
代徒勤短思有媿縷陳謹對文苑英華

張九齡對策曰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徵仕郎行秘書省
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憤焉幸因對
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

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里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視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殿下神啟睿圖天佐明德物不終否則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用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義是則外臺會府眞若漏於網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

有備無患忘戰必危是以振旅茇舍之儀羽林依飛之衛漢家徵
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
之制豈虛乎哉必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
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頹綱維百姓之絕
紐使官有位爻賢有等差才苟不倖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
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通不日而來復耕
桑何憂乎不穩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雖作法於末迹非救敝之
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九齡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
禾莠拳拳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第一道　王道務德

不來不强臣覇道尙功不伏不假甲由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則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擬公劉之橐囊雖古人有言引之者有同於秦漢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其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犬戎卽敘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恥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侯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擧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願殉弊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爲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爲明戒

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彎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第二道

伏惟陛下德盛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旨詠子衿之詩義存乎辟雍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伏以化漸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或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舍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斷木盡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殘缺遺文若存羣儒相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元

之言引經取央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爲十二月令存周禮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以文淸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唯餘班固之說謹對　第三道

文苑英華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先天二年癸丑

六月詔曰致化之道必於求賢得人之要在於徵實頃雖屢存賁帛無輟翹車而駿骨空珍眞龍罕覩豈才之難遇將舉或未精且

人匪易知取不求備瑰琦失於俗譽韜晦嗟於役時宜其博訪州

里明敷幽側使管庫無遺適軸咸舉其諸州有抱器懷才不求聞

達者命所在長官訪名奏聞武勇者具言謀略文學者指陳藝業

務求實用以副予懷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七月壬申命益州長史畢搆宣撫劍南及山南道少府監齊景胄

宣撫關內及河東道太子右庶子陸餘慶宣撫河北道宗正少卿

韋璆宣撫江南及淮南道光祿少卿杜元琰宣撫隴右道廣州都

督周利貞宣撫嶺南道制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有公卿允

釐庶績外有侯伯司牧羣黎猶懼至道未孚淳風或替故有巡狩

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邇咸乂惰偽無遺於
變時雍率其道也朕祇膺嗣德恭守帝圖上稟過度之誤下憑庶
士之力竭精思理兩載於茲冀逮小康漸臻至化而區宇遐曠風
教未同負扆長懷責深在己近者姦回搆釁禍起蕭牆宗社降靈
應時殲殄今又恭承聖訓總統大猷率彼百官齊茲七政恐倉廩
不實禮節未興吏廢息於貪殘人或滯於幽枉永言於此明發疚
懷今卜征未習時巡仍遠宜分命輶軒慰撫黎庶畢搆等並操履
公清識見明允茂績彰於歷試嘉聲滿於周行宜膺行李載光原
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並令所絕浮華敦崇仁厚務修孝悌勸事

農桑耆老鰥惸嫠人家口不自存者咸加恤問德舉言揚唯賢是急若有良材異等藏器下僚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然者各以名聞凡百牧宰洎乎吏人咸悉朕心各敬乃事勤則不匱仁遠乎哉勉以勗之以副朕心 冊府元龜

十一月四日敕立政之本惟賢是切朕祇膺天歷殷鑒在圖揚於王庭生此王國朕之所望久矣豈徵辟爲事未極於巖藪而高尚絕塵見遺於草澤將何以舉逸而勸貪然來思且才之或偏器罔求備故非臧文之智則佝其言收輿逆之奇則捐其行過而能改仁遠乎哉天下諸州有懷才隱逸跅弛不調及失職冤人等並令 唐大詔令集

諸道檢察使博訪具以名聞副朕饑渴之懷庶廣揚之義唐大詔令集　按此敕蘇頲所草

十二月庚寅朔改元爲開元舊書本紀

進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文苑英華載耤田賦云上皇傳璽之二載聖主龍飛之四年按元宗於景龍四年爲皇太子先天元年受禪則耤田在此年耤田賦爲此年試題　李蒙文苑英華

知貢舉　房光庭見唐語林

闕名耤田賦曰帝王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惟孝之理惟農是先我

上皇傳璽之二載聖主飛龍之四年日在陬訾祇事於九宮之位

時惟戊己躬耕於千畝之田祥風發於耒耜瑞雪挹於郊鄙爲粢

淵順若百川之朝海九宮濟濟如衆星之麗天帝乃儼然蓋華蓋被衮服戴冕旒佩瑱玉朱紘絅以照爛藻粹紛其繁縟敬齊之色既肅肅以雍雍禮樂之容亦皇皇而穆穆於是出甲乙之帳命先農之官設庭燎而晰晰陳鼎帶而迭迭旌旄夾於翠幕簨簴列於青壇然後華鐘撞焚燎舉馨香發乎上躬禋燼感乎寰宇常伯撰播殖之器宗人掌牲帛之數既金石而間存亦籩豆而靜旅晨光漸朗湛露初晞告九天之事畢將三辰之禮依帝猶懷神農之務猶想伯禹之勤理一之日於是躬耕二之日於是舉趾秉金耦而胎若為鐵驪而禮矣將致美於粢盛遂盡力於耘耔望農祥之晨

正知土膏之脉起所寶惟穀故大飲以勞農所貴惟人故躬耕以悅使俾夫三時不奪六府咸修遂放牛於藪澤還卻馬於田疇道方齊於雨粟化貫遠於焚裘務穡勸分顧勤於稷卨授時度地彌甚於殷周職乃分於九扈政不逮於諸侯豈非人和而俗阜亦將力穡而有秋是日命丞相巡行山林道達溝瀆因物土以分宜隨川原而列木畫爲九野教種百穀實萬代之儲址况九年之所蓄猶以爲不躬不親庶人不信降翹車以徵求發紅粟以恤賑綈弋不加於嬪御茅茨承蓋於堯舜祭惟司嗇蜡必田畯卽異畝同穎豈獨瑞於往年象耕烏耘是錫羡於今運適有田父起而歌曰畇

畇千畝兮理有疆濟濟千耦兮稷既良躬三推兮供神倉分九屬兮應農祥粢盛普淖兮潔敬斯皇神之聽之兮將登穟穟文苑英華

李蒙耤田賦曰採爲耒剡爲耜取其象也遠矣農爲本食爲天惟其利也大焉聖人利器致豐躬親莫重於稼穡勸物勵俗敦勸克厚乎率先於以奉神祇昭報之誠達於以祈社稷孝享之德宜則躬耕之義也從古以然皇帝勤惟國本欽若天人所務惟農順動而取諸豫所寶惟穀時行而應乎乾洎正月之吉日將有事乎昊大列千官於近甸屯萬騎於郊阡當是時也其祭不戒而宿設其工職競以先後大禮備兮和樂陳裔夫馳兮庶人走帝乃服慤牿

乘御耦我疆我理禮正於三推必躬必親義存乎千畝四輔冢宰六卿近臣大夫師長之族都鄙華裔之人咸有作兮萬物咸覩人胥効兮天下歸滔且圖匱者於其豐防儉者於其逸有備所以無患克勤是用終吉三推之禮廢則倉廩以之虛肆眚之恩廢則簡書以之佚欽哉欽哉能事斯畢夫然則農功可大農扈允臧以農爲本兮國有常令以農率下兮人知向方亦既春宗廟亦既備粢盛一人垂訓兮萬國昌阜有迷於日用於胥頌美兮聲洋洋文苑英華

開元二年甲寅

正月壬午制求直諫言宏益政理者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四月己巳敕曰淮海唯揚是稱谿險山川重複水陸殷湊去歲因收稍乖豐稔念茲人庶頗致饑乏朕爲人父母深用惕然近聞雨澤應節秔稻有望目前之困餬口猶切思從錫省用救荒弊宜令給事中楊虛受往江東道安撫存問不急之務一切除減觀察疾苦量宜處置刑獄冤滯委使詳理百姓間有偉才異行藏鱗戢羽隱淪屠釣栖遲閭閻官人內有貪冒苟得背公徇私循默自守養望充位者還日各以名聞所至之州具令宣布求褒恤隱稱朕意焉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此敕蘇頲草

五月冊府元龜作四月詔曰古之學者始入小學見小節入大學見大節

知父子長幼之序君臣上下之位然後師逸功倍化人成俗莫不繇之子不云乎邇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道行於上祿在其中所謂貴於速成不唯於遲達自頃州里所薦公卿之緒門人眾矣孰嗣于音國胄翳然未臻吾道至使鑽仰之地寂寥厥風貴於責實務欲求仕將去聖滋遠尚沿澆薄爲敦儒未宏不行勸沮朕承百王之末居四海之尊惟懷永圖思革前弊何以發後生之智慮垂先王之法則朕甚憫之敢忘於是天下有業專門學優重席堪師授者所在具以名聞自今以後貢舉人等宜加勗勉須獲實才如有義疏未詳習讀未遍輒充舉送以希僥倖所繇官

並宜彝憲有司更申明條例稱朕意焉唐大詔令集

六月甲子制曰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朕當親問其應宣撫使名聞舉人試第四等須准舊例別有優獎冊府元龜

是年廢舉人等第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開元二十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府送名豈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為

先後試雜文後重考司錄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鎮徐方復置等第撫言

策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問朕聞理國莫尚乎任賢命官必資乎選衆堯舜以聲而以度考聚頁難股周取德而取言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之度夕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饑子大夫光我弓旌膺斯揚擇爲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敍立身之志各言從宦之才至如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陳事迹兼言名氏胡會古禮昝字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執班時起於何年毫社並於何代天七地七此何

所封諸布誥嚴彼何所主又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術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存者均乎存信所去者同乎去食朕將親覽爾等明言文苑英華

進士十七人永樂大典賦字韻注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始有八字韻腳是年試旗賦以風日雲野軍國清肅為韻　按雜文之用賦初無定韻用八韻自此年始見能改齋漫錄引偽蜀馮鑑文體指要

李昂唐才子傳李昂開元二年王立下狀元及第　據永樂大典王立為王邱之譌以才子傳有第一人及第之語誤為狀元也俟考

孫逖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按新舊書皆不言逖進士及第或

明經科

權自挹權文公集權自挹墓誌銘公諱自挹天水人年十四太學明經上第以大歷五年卒年七十推

之及第
在是年

諸科十二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雲麓漫鈔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歷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奏云唐開元二年設直言極諫科

梁昇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袁楚客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王翰唐才子傳王翰舉直言極諫又舉超拔羣類科

席豫新書本傳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陽翟尉異等疑兼舉良材異等俟考

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文苑英華作賢良方正科社云登科記作哲人隱士隱淪屠釣科當從之隱淪冊府元龜唐會要作逸倫

孫逖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文苑傳孫逖濟州涉縣人曾祖仲將祖希莊父嘉之逖開元初應哲人奇士舉授山陰尉　唐才子傳孫逖博州人幼而有文屬思警敏拔筆成篇開元二年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

藻宏麗等科第一人及第元宗引見擢左拾遺集賢殿脩撰　顏魯公孫逖集序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年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年未弱冠而三擢甲科吏部侍郎王邱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　吏部侍郎當作考功員外按王令然論薦書王邱於開元九年掌選是此時未爲侍郎又按竹簾賦今文苑英華作簾賦

李元成 見文苑英華

沈諒 見文苑英華

手筆俊拔科 見上　舊書文苑傳又有超拔羣類蓋與此爲一科猶先天元年之手筆俊拔超越流輩也羣類亦作羣流

孫逖 唐才子傳孫逖開元二年舉手筆俊特科

王翰 見上

張秀明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張秀明景雲三年超拔羣流科開元二年重試及第

懷能抱器科

馮萬石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馮萬石景雲三年懷能抱器科開元二年重考及第

良材異等科

邵潤之 冊府元龜作張閏之今從唐會要

崔翹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知貢舉　王邱　舊書本傳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邱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纔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以後凡數十年無如邱者其後席豫嚴挺之爲其次焉

李昂旗賦曰遐國華之容衛繁旌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滅霜空作逶迤而掛霧忽搖曳以張風排迴鷙鳥飛天斷鴻至若混羽旗以橫野則睹之者目駭雜金鼓而特設則見之者氣雄爾其誓將臨邊興師授律擁抱騎而長往指龍山而衝出月陣聯雲星旄闢日迴五剛以革面挫三庭而屈膝匪旗之佐彼軍容則何以沙場清謐明明我君四海無塵立徽號超洪勳爲旗例蚩尤之跡遺蛟龍之文信俟疑功於巢燧讓比德於羲黃在有天下體國經野貴

玆旗之財成故可得而言者儼孤峙以摽衆列廣形而助寡隨時卷舒任用行捨不務功以伐謀良有足而稱也徒觀其進退繽紛旖旎三軍可仰可則光輝一國輔示迷於指南何登車而逐北盈斷連營幸偶時淸對茇茇之臺殿閒悠悠之旆旌陵紫霄而風拂逗碧落以雲縈擺帝樓之晴樹弄天門之曉旌高則可仰犯乃不傾每低昂以自守常居滿而望盈時亨大畜於何不育永端容於

太階沐皇風之淸爾文苑英華

孫逖對策曰伏惟陛下文明有赫元聖廣運勸激極乎宇宙察微窮乎物象至如選衆任能之術禮經享物之要三聖五材之短長

文武工商之用捨斯並獨斷聖慮懸衡睿謀百辟端委而顧若庶績不言而潛運矣猶以為立政圖大試言務重弗躬弗親庶人不信降清問於窮昊儼神威於咫尺斯亦堯咨舜吁同德比義臣愚敢不拜手稽首對敭天子之休命制策曰予大夫光我弓旌膺斯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敘立身之志各言從宦之才者臣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神化陰騭要道光備設序塾以教於鄉立膠庠以訓於國制為祿秩以勸其從則含生稟靈者孰不刻意於仁義飭躬於聞達所謂堯舜之代比屋可封也臣以一介行能無取思勉進以追攀顧覩光而知愧嘗亦自

強不息有聞而行馳顔閔之極摯伏周孔之軌躅學古庶乎叶道愼行期乎潤身非有志於干祿苟求仁於寡過立身之志允或在茲從官之才則愚豈敢何則仲尼有言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必也臨事難乎預謀昔孔明之自比管樂時人未許仲由因之以師旅夫子哂之祗奉睿問懼深殞越其敢覼冒輕議天工陛下若不棄菅蒯無遺蘊藻考片言而察所以效一官而視所由安敢廋哉取則不遠知人則哲陛下光膺於聖君揚已自媒微臣敢辭於醜行制策曰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陳事跡兼言名氏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故君明臣忠子違

汝弼時闇闔出代有其人昔者黃帝之首出庶物也時則有若七輔股肱舟楫虞舜之賓於四門也時則有若八元忠肅恭懿周文之心德同濟始用十臣漢儲之羽翼已成初聞四老陳其事跡斯亦庶乎言其名氏固可畫也七輔則風牧共貫八元則伯仲同歸論十臣之倫則太顛閎天稽四老之類則綺季園公昔劉子之敘古官勞於傾蓋魯公之問儒行疲於更僕況賓繁有衆急景不留聊舉凡以見意豈遑數而周物制策曰夫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執雉時起自何年亳社立於何代天士地土此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者傳曰朝有著定會有表儀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斯蓋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經禮三百儀禮三千載在祀典藏之史冊九儀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六贄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雉時起於秦年亳社立於周代天土地土者漢武之寵方士將策始受其封諸布諸嚴者班史之記小祠先儒不詳所以制策曰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敍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天稟其性而不能節聖人從爲之節而

不能絕故務恬樸貴淸淨同術於湯之益謙合志於堯之克讓此
道教所長也若乃不殺伐誇因果包太空以爲言化羣有而歸寂
此釋教所長也皆能懲窒嗜欲靜鎭紛躁王侯得之以貞天下至
於辨貴賤立君臣示之以好惡因之以誅賞使禮樂刑政燦然可
觀則爲治不同其味相反係風捕影蕩而無適故知孔氏之立教
乃爲邦之所急也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斷之於陰陽效之於
氣物示休咎以垂誡因興衰以運行若可廢則乾坤之道其或息
矣然土爰稼穡居中履正應我皇之休運弼大化以早成利動植
而敍黎元先金火而踰水木必不得已斯其一隅又國行六職實

職工商時之二柄莫先文武同唯阿之相去何是非之足徵然舜命共工之職周有考功之記車服器械斯爲取斯與夫乘時射利滯財居逐者若玆之瑣瑣焉文德者政之所尊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則士農之末作巧貿於鬻貨昇平之歲經國先於定功臣學昧稽古思迷政途謀適不作空媿續朝之策道之所行猶委仲尼之命謹對文苑英華

李元成對策曰臣聞大聖有國將興至理總庶官以匡化覽羣議以登賢所以奉若天紀作爲人極觀堯舜之興則四嶽僉舉九載陟明考覈之端立矣鑒殷周之策則三篇訪德六廉察事徵求之

道行矣非睿哲明慮深體化源亦安能董正理官推伎賢傑者也
今陛下纘興聖業昭布天光舉良弼以謀至道綜羣材以康庶績
故乃嶽生維翰星降士師嘉猷日闡正言彌啟肅然在位燦然盈
朝矣且猶郡邑公選巖穴數求遺逸載懷比歲臨問仕經術以佐
職想幾能以莅官則古之坐明堂議衢室安可以儔詩閣之深也
固將卓立化首廓開政先豈唯昭明恆訓踐循常軌而已臣忝微
經藝之術謬忝弓旌之召誠不足以登進王庭恭承明策至若爲
政作法之要安人濟時之體臣雖愚陋竊有志焉臣聞政務利人
法期濟物布法由道行政在官官必其才則人沐於化法必於正

則物賴其安故庶人以和所以興其義率人以禮所以致其消賦之必均所以殺其業役之必度所以務其時卹其尊死所以保其命薄其收入所以全其生此皆安人之書濟時之要總其大趣存其至心而臣節無隱者爾故王者安人則審政與政則任官任官必良則爲政皆善善政淋洽則庶人用康德之本也是以深居而悄鑒萬里高拱而明照八極其在任人之術歟夫至公克守於明謙臣節必存乎無隱況王心虛鏡容光必察詢其立身之志考其從官之才臣之愚衷具以上達若蒙飭躬召入程器收用使得展文石以獻議蹐法座以陳誠序安人之大訓言濟時之良政抗恆

節以忠主申遠圖以戴君臣之宿心永顯畢矣立政之志實在於斯從官之才安敢自必盡無善不應有開必先七輔立於先朝充四目以鑒遠八元翼於舜日播五典以宏風或理歷茂時天道以敘或辨方盍亂地紀用章或內平外成樹稼而蒸人乃粒或忠肅恭懿敷教而理訓克從言其紀綱較然明著十臣佐命周道蔚興四老爲賓漢儲底定文武以濟靈臺光偃伯之期羽翼既成寵子能奪宗之計匡正得失格言斯在風后力牧膺七輔之召伯奮仲堪居八元之列周公召尚爲十臣之宗園公綺里參四老之目八元盡高辛之裔十臣有文王之子事跡斯辨名氏可徵矣夫明會

者所以正君臣之位祭享者所以盡誠敬之極故物稱其禮舉之
表儀功被於人施之祀典盡辨其位序而不多其玉帛先其敬意
而不繁其罇俎明王道之御也自道遠聖逝侈及於嬴劉薦弊興
利覦金瑅罰祭非鬼䰠其祥贍古語事浙謬甚矣周官大宗
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蒸
以懋功訓德審官又人也又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蓋象事以明等威以
示禮也蒸脩雍祠而古有雍畤爲周祭亳社毫社有屬亭爲孝武

祈仙封於欒大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故天土地土懸以五利之名

爲漢氏廣祭主於小祠將以期純嘏之集也故諸布諸嚴設於羣

望之祭爲夫谷神不死道宗於元默至覺而生釋歸於清淨書於

聖典固在儒流然練神虛心釋道以空慧爲法可以濟於生死矣

與政致理周孔以禮義爲訓可以移於邦家矣教之攸設儒則爲

長天生五材利溥羣物火炎水潤動植以滋刳木範金黎庶攸濟

稟於元象土德厚載而居多施於物宜五行廢一而不可工以繕

器商以通財財則聚人器則周用狹其浮侈商以政而皆逃資於

器械工在俗而爲先聖人規天地以成文象辰曜以興武文次九

序武標七德利用閑物禁暴夷兇二柄所資百代無易兩參王政互爲國經若寰海晏如則武備都偃干戈口振則文敎式裹自有偏廢之辰皆無必去之道理賾者不可以言極道深者不可以意明乾象照臨聖模廣運臣材非秀茂學非該博對越天旨誠無足覩謹對

文苑英華

沈諒對策曰臣聞時雨作解靡物不滋春雷發聲羣蟄潛覺聞者明詔咨九牧闢四門光燭巖藪恩覃側陋葵藿仰惠以納景山川有閑而出雲使草茅微臣幽賤朽質辱旌賁陳芻蕘躋瑤臺之穆緣頳煙闕而伏對此臣之鴻造也敢不瀝陳哉臣聞堯之光宅也

以親九族以命百官舜之登庸也以察萬人以齊七政大禹拜昌
繇伯益惟其昌言武王問黃帝顓頊存乎至道此四君者文思濬
哲恭儉高明仁以創制愼乎體國思借力以任重簡遠闕以安人
故選賢以居位闕事而後爵則考績以庸取人必才賦納獻可聲
度言狀庶存茲矣伏惟陛下豐功厚利資始萬物以統天執契合
元富有八方而纂聖家道以正庶績咸釐師師滿雲火之庭濟濟
盛龍光之列尚紆神睠更軫天儀思仁壽之登域緬前王以作鏡
雖軒轅之徇齊藏用重華之好問察言未足以扶轂大明驂乘元
聖臣聞之遊大海者難爲水窺聖門者難爲言陛下侔造化而作

法尊道德以垂範敬宗廟以示孝愛臣子以興仁懷蠻夷以廣德

抑灝辞以崇理禮經大備四海共職而朝宗樂物至和百獸來庭

而率舞至於爲政安人之略則微臣何足以知之其餘備父母之

儀以立身欽聖人之化以從官之間則願竭其愚臣惟忠孝可以

從官奉陛下之法以自理守陛下之職以自安以之居處則莊以

之戰陣則勇是陛下睠堯舜之上慮臣忝比屋之封臣雖不才則

亦有志矣昔者風后力牧仲容庭堅相與謀謨於有熊之朝殆違

於納麓之運讜信而脩睦肆直而惠和垂衣裳作舟楫分州土敘

星辰其紀綱也如此其後閎散閎夭閎顛散宜生南宮适得之爲心膂

漢儲得之爲羽翼終能牧野清明惠皇不廢其救失也如彼夫國有五服朝聘申其貢禮有五經享祠肅其首職方品其遠邇宗伯辨其瑞玉乃開封壇是設方明錫之以璽綸衮裳執之以圭璧羔鴈秦之立雍畤也將以祈其自出周之居亳社也亦以戒於不臧臣又聞先王之制禮法也以勞定國沐哉漢武曾是黷神探少君以嵩信樂道之貞列帳甲乙樹紅頭望嶧山祈石室天士地士不殆於昏淫譎而諸嚴何憚於風雨乎聖策以三教立言歷代彌勤成軌制以化時峻體醮而異俗此聖君合懸解之旨而小臣慚默識之明然臣亦嘗聞之矣夫禮者始諸飲食盛於冠昏分而爲陰

陽轉而爲太一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二氏包虛無而含寂滅長性靈而已宜去於斯傳曰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則士德優矣若乃神農之肇皇業揉木爲耒弦木爲弧黃帝之開帝功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器以成務稼惟人天利以通財阜國周用苟能全人天可遵乎故臣願抑商而進工也大哉武之爲功赫矣師之所處象震曜而舉垂雲雷以揚威而山河爲容訓誓而煙塵動色可以定禍亂可以翦桀強頑者牝雞之晨陛下潛龍或躍提白蛇之劒擬翠鳳之旗入於北軍兵皆袒左氛祲殄滅日月光華此神武之壯觀也謹對　文苑英華

三年乙卯

十月詔曰有懷才抱器沈淪草澤不能自達者具以名聞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一人　李誠獨孤及頓邱李公墓誌公諱誠字元成魏郡頓邱人年十六戶部尚書姚奕以賢良薦比之終賈開元三年舉進士十年舉茂才十七年舉文學皆射策取甲科又曰開元中蠻夷來格天下無事搢紳聞達之路惟文章先公以俊造文賦皆第一京師人傳寫策槀相示以爲式以天寶七年卒年五十三推之是年二十舉進士

諸科　武雲坦賈餗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師諱雲坦姓武氏則天太后之族孫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儁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以元和十一年卒年一百八歲推之是年七歲

四年丙辰

七月六日制曰朕每置旌告善仄席翹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

澤無明口之士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爲得其何以廉敗政恤冤刑問悖獒招茂異覓賦斂節更孫使天下爲無爲事無事也頃分遣率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克宣朕命諸道按察使揚州都督宋璟益州長史韋抗滑州刺史程行諶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楊茂謙靈州都督強循豳州刺史李濬荊州長史任昭理秦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並邁迹垂憲偉才通識有其直方無所迴避宜令各巡本管內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或文理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侔敵國者並精訪具以名聞 唐大詔令集

文苑英華載丹甑賦有薛邕史翽盍二人以此賦登進士十六人第也按翽與李蒙同□曲江死見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其事在五年則翽之登科非三年即此年矣今載於此俟考　按丹甑賦以周有豐年為韻

范崇凱 狀元見王芝堂談薈

薛邕 見文苑英華

史翽 見文苑英華

上書及第一人

員俶 新書藝文志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員俶進太元幽贊十卷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宏文館

薛邕丹甑賦曰神物昭見聖人是則五位時序兮萬邦以寧百祥薦臻兮一人之德鼓茲靈器呈我王國有物有悳匪雕匪刻縈其狀而元妙相其儀而不忒諒幽贊而克成夠微猶之允塞是知奇制可久嘉名不朽類君子之心以廉而受同王人之德終溫且有

既應盛而自滿不假於盤瓶亦詎炊而自孰何勞於薪櫄擬神鼎之有用掩欹器而無咎豈以暨見范丹之空將爲紀國之醜者矣且夫清明在躬符瑞由衷誠之必感感而遂通獻白環於重華兗明濬哲錫元珪於文命告厥成功此唐堯之袁既益王母之欽風曷若自然挺出爲瑞斯崇其應不昧其用無窮莫因埏埴寧俟磨礱以彰我祥聖以報我年豐而已哉客有賦而歌曰元德日用兮象帝之先丹甑時見兮神物光妍中含虛兮體道上應規兮法天炊人無所施其彩飾陶人無所效其貞堅以享以孝兮可以饋餚

名稌多黍兮今尸茲豐年 文苑英華

史翽丹甑賦曰皇矣上帝臨下有則元德升聞榮問充塞三光明而品物昭報四氣序而黎人不忒雖休勿休惟靜惟默俾夫自然之丹甑方作瑞於明德應皇運而無疆報時豐於有國其業可大其功可久既中命以自天類行孚而盈缶術環外映爰假象以爲名濩落內虛信當無而入有明夫既耨既穫表此不稂不莠將有開而必先固茲器之可守天應靈貺人期至豐不汲而滿將寶鼎而齊列不炊而沸與溫泉而比崇異鈞陶之有作符造化之爲功千箱以之而發詠萬姓無嗟乎屢空且夫人爲國本食乃人天覩有代耕之秩野多擊壤之賢豈不以休徵畢至瑞應無邊正色期

皇以明於聖感天資可尙是表其豐年彰亭亭於瑞日光泛泛於禪煙九功咸序八政攸先超三皇而軼五帝尙何足夫比肩文苑英華

五年乙巳

二月詔有嘉遯幽棲養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薦舊唐書本紀冊府元龜

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儒興賢造士故能美風俗成教化葢先王之所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大夫羣士復臻於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食乙夜觀書宵分不寐悟專經之義篤知學史之文繁永懷覃思有足尙者不有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

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解舉人亦准此其日朝詣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即爲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賢才矣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摭言 按會要註云謁先師自此始也

進士二十五人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辨證引唐登科記開元五年試止水賦考文苑英華止水賦以清審洞澈涵容爲韻

劉清 見文苑英華又注云登科記無劉清名

劉延玉

劉憑 文苑英華辨證引唐登科記劉延玉第十三人及第劉憑第十七人及第

王泠然 唐才子傳王泠然山東人開元五年裴耀卿下進士按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文苑英華注引登科記王泠然十九名摭言載王泠然上張燕公書云今長安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冊知又與御史高昌宇書云僕之怪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門明試時[illegible][illegible]

僕之枉落豈肯緘口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

明經科　徐浩　舊書本傳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　張式徐浩神道碑年十五究經術首科昇第　以建中三年年八十推之是年年十五

諸科　是年登科記不載諸科冊府元龜云開元五年敕蒲州童子科吳牙之薄綴小篇兼記古事不稍優異無申獎勸宜賜其父絹十匹令更學習便有成就是未嘗舉童子科也

博學宏詞科　按博學宏詞置於開元十九年則此猶制科也　李蒙　獨異志開元五年春司天奏元象有謫見其災甚重元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

踰垣走赴羣衆悵望方登舟移就艫中暴風忽起盡覆舟平沈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按王谷然于開元九年平判入等則進士無一生者其說未可信且李蒙耤田賦見文苑英華當是開元元年及第太平廣記兩引定命錄皆以蒙爲宏詞及第當從之　廣異記云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爲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懼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恣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娼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皆溺死定命錄云李蒙宏詞及第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李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世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沒李蒙士南等並被沒溺而死　按史翽裴士南梁褒李捎雲不言是李蒙同年故不載

文史兼優科按四年七月制當作文理兼優

李昇期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康子元見冊府元

龜唐會要

達奚珣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摭言載張楚與達奚侍郎書云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是時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欵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遊靡靡中心搖搖及乎新鄉同為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更有罰並無可屈斯可為歡又曰初到部下同止客坊早已散失後加屯蹟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儕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憨嫗提攜破筐頻來掃除共為笑弄蓋即達奚珣應舉事也書云公授鄭縣歸迎板與僕已罷官時為貧士是張楚未得中第

文儒異等科

崔倜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褚廷誨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殷踐猷　顏魯公殷踐猷墓碣銘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年十三日誦左傳二十五紙讀稽聖傳一遍亦誦之博覽羣言尤精史記漢書百家氏族之說開元初舉文儒異等授秘書省學士　新書蓺迹同傳

知貢舉　裴耀卿見唐語林　蘇頲有授裴耀卿檢校考功員外郎制云朝散大夫行河南府士曹參軍裴耀卿士行絕密文詞典麗時人許其清秀職事推其綜核惟才是舉方悉止水之明在位斯聞仁孝觀光之彥可檢校考功員外郎

劉濬止水賦曰觀乎太古之初乾坤定列有坎方一德之大成江河四瀆之別注仙海以環流度星橋而虛揭方體清靜舒光朗澈觀五行以獨舉潤萬物而齊悅豈以諳下之故長應流行抑亦能遇坎則止以濁爲平居荒野而不動合衆虛而自清晝則煙雲亂出夜則星象羅生若乃湖稱青草澤若雲夢淺深瀠渟表裏空洞當朱陽之夏晚過白露之秋仲紫闕之鴻鴈飛來綠浦之進丹鳳逝既能止而利物所以歸之者衆亦有鳳凰之沼明月之潭衍沃

流於庭院常不注於東南蒙莽宗之玩洽漣漪酌而相參以遊以
賞如液如涵若英賢之取則類貞咸之是湛屑夫玉宇初晴風颸
載寢龍碧天而似鏡展紅霞而若錦納衆影而不遺比羣情而正
用使至人觀之而心察智者樂之而情諧達士愛而欲臨高節閒
而願飲復乃養龜鶴藏魚龍怪石積明珠重虛以受物謙而克從
有一人兮允賦每杳然於淵松飾清顏而自肅希止水而令逢則
知無美惡心畢鑒豈徒取乎嬌容文苑英華
王泠然止水賦曰嘗聞神心保正天道害盈漏卮添而復出欹器
備而還傾豈若茲水居然可名既淈之而不濁又澄之而不清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峻隄防則其源見塞開汲引則其道能亨安波不動與物無爭如方圓之得性何寵辱之能驚故爲國者取象於止水使其政公平爲身者亦同於止水使其心至明至察可尙柔謙何稟思遠道則一葦能航守貧居則一瓢可飲接下流則卑以自牧鑒羣物則寬而能容誠用之而措之在去泰而去甚水之爲得也長水之爲功也衆散成雲雨蓄作潭洞浮芥則傲吏措杯種瓜則幽人抱甕無朝夕之出納有飛沈之狎弄徒觀其深處見底咫尺宜探千人並入萬象皆涵搖樹影於青岸落山光於碧潭其仁可以濟物其義可以激貪既而壅之不流豪則未決照春物而

疊屏相似映晴空而明鏡無別雨來而圓點亂生風靜而長波自滅任天時以開閉隨王澤而盈絶受涓滴而逾深處冰壺而更澈書云視水實影能見形容視人行事能知吉凶政煩則人擾水濁則魚喁夫子欲精神而不惑俾榮利無緊於心胸比浮雲之於我覩止水而爲容兀兮若枯木坐望澹兮若虛舟見達正道未遠斯言可從儻不遑於射鮒希有便於登龍 文苑英華

六年 戊午

二月詔曰我國家敦古質斷浮豔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羅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比來選人試判舉人對

策剖析築牘敷陳奏議多不切事宜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衒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二人　李伯魚唐詩紀事伯魚臨淄人開元六年進士登第善爲文擢校書郎出爲青州司功而卒其妻范陽張氏女燕公之妹也燕公有張氏墓銘

博學通藝科冊府元龜作通議今從唐會要　鄭少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蕭識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超拔羣類科　馮萬石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席豫新書本傳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良舉超拔羣類科

知貢舉　裴耀卿見唐語林王維長僕射齊州遺愛碑河南府士曹參軍考功員外郎公府旧掾廟之才皆冀

留事仙耶明黜陟
之法野無遺賢

南菁書院叢書